

我們尊敬的智度會，香港的智度會，我們知道也很久了，一直都是沒有緣分，今天非常難得，胡律師介紹我到這邊來跟大家見面，談談佛法。

佛法在現代的社會，不但是在國內，在整個世界大多數還是認為這是宗教，這是迷信，還有排斥的態度。我們前年，我訪問了巴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，我們在那邊也辦了三天的活動，辦「弟子規」的活動。教科文組織總部有一位專門負責宗教連繫的一個人，一位法師，是斯里蘭卡的。他聽說我到巴黎來，曾經三次跟我見面，穿的是西裝，他說他是出家的法師。我說你怎麼穿這個服裝？他說不方便，在聯合國上班不方便，我就理解了。巴黎會完之後，我就訪問牛津大學跟倫敦大學，這是第一次到英國去訪問。然後從英國就飛到紐約，參加布希總統的邀請，跟他在那邊見了個面。在布希總統宴會裡面，也碰到一個出家人，是美國人，他剃了光頭，來跟我合掌，也是穿著西裝。他說他是和尚，我說和尚怎麼不穿和尚的服裝，穿這個？他說不方便，我就理解了。到以後告訴我，他說：法師，在這種國際會議裡面，不換服裝的就兩個人，大概就是你跟達賴喇嘛兩個，不換服裝的。所以我就曉得佛法還是被很多人誤會，這個不能怪他們，怪我們自己佛門的四眾弟子，沒有能夠把佛法做好，也沒有把佛法講清楚，讓這麼多人產生誤會，我說這個我能夠理解。

我在二十六歲才接觸到佛教，在那個時候，我也認為宗教是迷信的。尤其是佛教，佛教是什麼都拜，是多神教、泛神教；多神教、泛神教就是低級宗教，比不上人家外國宗教只有一個真神，所謂

一神教。我這個學佛的因緣，是從方東美先生那來的。我跟他學哲學，也非常難得，他老人家給我講了一個系列的，就是一個大單元的哲學概論，從西方講到東方，由東方講到印度，由印度哲學最後講佛經哲學。我就感到很驚訝，我說「佛教是迷信、是宗教，怎麼會是哲學？」他說「你不曉得，佛是大哲學家，佛是大哲，佛是聖哲。」他說佛經是，他跟我講的話，說「佛經哲學是全世界哲學的最高峰」。以後我在外面我不說這句話，我把它改了，我說佛經是高等哲學，我沒有講到最高峰，這是方老師介紹給我的。他說「學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」。我這才真正的把對佛的觀念改過來，改正過來聽他這門課。之後沒有多久，大概只有一個月的時間，我有機緣，那是一個蒙古的親王，滿清後裔一位親王介紹我認識章嘉大師，這是一位專門研究佛學的。我認識章嘉大師的時候，我二十六歲，章嘉大師六十五歲。方先生那個時候好像是四十五、六歲的樣子，他是一九七七年過世的。一九七七年那一年，方老師是七十九歲，我記得很清楚，這是我學佛的因緣。認識章嘉大師之後，所以佛學就接受他老人家的指導，跟我都非常有緣。我跟方老師也是每一個星期在他家裡面，小客廳裡頭一個小圓桌，我們是一對一的上課。是每星期給我兩個小時，我的課是在他家裡上的，不是在學校上的。這個緣分說起來是非常難得，我們一生都感恩不盡。

最初到台灣，聽說方先生是桐城人，就套同鄉的關係，桐城跟我出生居住的地方，在我們中國里是五十里，五十里就是二十五公里，所以距離很近。我就寫了一封信給他，那個時候我也寫了一篇文章送給他老人家看，一個星期之後，他約我見面，到他家裡見面，他住的地方是台灣大學教授的宿舍。見面之後，他就問我，過去學些什麼東西，讀些什麼東西，看些什麼東西？我說我對哲學很有興趣，但是還沒有入門。當時他就告訴我，這是五十六年前了，告

訴我，他說現在的學校，先生不像先生，學生不像學生，他說你要想到學校來旁聽，你會大失所望。我聽了這個話，老師這是拒絕了。我那個時候很辛苦，是自己一個人到台灣，人地生疏，必須自己要謀生、要養自己，所以只有利用公餘的時間想去旁聽這個課，老師拒絕了。當然我的表情也很沮喪。到最後是沒想到，他看到我這個樣子，他說那這樣好了，你每個星期到我家裡來，我給你上兩個鐘點課，我們的緣是這樣結的，這是我意想不到的。

大概到十幾年之後，我才想到這個問題，他為什麼不讓我到學校去旁聽？我才曉得，我那個時候是一張白紙，沒有絲毫染污，一到學校去旁聽，一定會認識很多學生，認識很多教授，會聽很多哲學方面的這些課程，就會把我搞亂。所以到以後我們真正明白了，中國自古以來所講的師承，師承是什麼？接受一個老師，一家之學，他負責指導你，把你帶上路。所以那個時候我們不懂什麼叫師承，但是方先生他是這樣對待我的，就是單獨教我。以後很多同學知道了，他說，你真幸運！方老師的眼睛長在頭頂上，誰也瞧不起，他能單獨教你，大概你很不簡單。實在講，我冷靜想一想，能夠得到老師的照顧，就是一個原因，尊師重道。尊師重道是從小父母教的。我在家鄉，我們家鄉是屬於桐城派的根據地，所以文風很盛，鄉下小孩都念書，幾乎沒有不念書的，多少都會念幾年私塾。我在六、七歲的時候上私塾，私塾之前是家庭教育，父母教的。所以對孝親尊師、中國傳統倫理道德的因果教育，都是在十歲以前學到的。特別是父親跟老師做了一個表演，表演尊師重道，讓我永遠記在心上。所以以後我親近這三位大德的時候，都得到特別的照顧，原因就在那裡，懂得尊師重道。

上私塾，第一天上私塾那一天，私塾是在祠堂，是我們家親戚的一個祠堂，文化大革命全部毀掉了。我回到家鄉一看，現在都不

在了，還有一個小橋，那裡原先有個觀音廟，統統都沒有了，都變成平地，只有一個小橋還在，我還能認得出來。進私塾那一天，父親，在它那個大堂的當中供的是孔子的神位，我在沒有上學之前，我父親教我認字，我已經能夠認四、五百字，這很不錯了，所以那字我都認識，那牌位上寫的「大成至聖先師孔子之神位」，牌子很大。我父親在前面，我在後面，對著孔老夫子行三跪九叩首的禮，那是從前的禮節，行最敬禮。拜完孔子之後，我父親請老師上座，老師坐在牌位的旁邊，對老師行三跪九叩首的禮，然後再送上禮物，束脩，送上禮物。這個印象太深了，你想想看，我的父親對老師行三跪九叩首的禮，老師的話還能不聽嗎？老師還能不尊重嗎？所以中國從前尊師重道是這樣教出來的，教你一生永遠不會忘記。所以變成一生當中，對於做老師的，無論是小學老師、中學老師、大學老師都會非常尊敬。所以尊師重道是從這裡養成的，在老師面前決定不敢怠慢。我寫給方先生的信，是毛筆工楷寫的，恭恭敬敬，寫這篇文章也是非常恭敬。大概我想方先生看到這個學生對他這麼恭敬的態度，大概比較少見，所以就特別照顧，原因應該在此地，沒有其他的原因，跟他是素昧生平，平常都沒有見過面的。所以承蒙他的，他如果不把佛教介紹給我，我這一生跟佛沒有緣，為什麼？碰也不想碰它的。所以這麼一個關係，這是我入佛門的因緣。

然後親近章嘉大師之後，章嘉大師也是這個方式對待我，讓我每個星期天到他那裡去，向他請教兩小時，他跟我講，我有問題的時候問他，我們這個課是這樣上法的。親近章嘉大師三年，佛學的根基是從他那裡奠定的。老師，章嘉大師，我第一天跟他見面，我向他請教，我說我從方老師那個地方知道佛法的殊勝，佛法的利益，有沒有方法讓我很快就能夠契入。章嘉大師聽了之後，所以他的那個教學方法跟方先生不一樣，方先生是滔滔不絕，天馬行空，那

是大道理講給你聽。章嘉大師教學完全在定中，說話很少，但是什麼？他給你印象就非常深刻，幾乎給你講的話，你一生不會忘記。我問題提出來，他看著我，那我也看著他，我們兩個對看，看了半個小時，一句話沒說，這種教學方法。以後知道，這好，半小時之後怎麼？讓你整個情緒定下來，才跟你講。所以我們才曉得，心浮氣躁學不到東西，這是我們這一生當中得到的經驗。你在大學裡面，大學學生心浮氣躁，你再好的東西，他聽不進去，真叫耳邊風。章嘉大師他一定教你定下來。半個小時定下來之後，真的定下來，他才說一個字，有。我問他有沒有？有，有之後，他又不說話了。我就豎起耳朵聽，等半個小時了；大概再等了五分鐘，他給我說出六個字，「看得破，放得下」。他說話的時候，速度很慢，沒有我這麼快，一個字、一個字的講出來，給我講了六個字。我聽了的時候，感覺得能夠體會到，看得破，放得下，我就向他老人家請教從哪裡下手？這就等了五分鐘，告訴我「布施」，從布施下手。所以頭一天見面兩個小時，幾乎都是在定中，這個攝受的力量太大了。然後就給我講，為什麼要從布施，給我解釋。那是剛剛接觸，對佛法一竅不通。以後才曉得，布施是六波羅蜜裡頭第一個，他沒有給我講那麼深，講那麼詳細，只告訴我，布施是福慧雙修。

布施實際上就是放下。給我們講佛經裡面，這是佛所說的，財布施得財富，法布施得聰明智慧，無畏布施得健康長壽。這三樣東西都是世間人所希求的，但是他不知道財富、聰明智慧、健康長壽是果報，果必有因，沒有因哪來的果？所以你能夠修因，你才能得這三種果報。雖得，得到了之後還要捨，他跟我們講捨得。捨就是布施，那你一定就會得果報，可是果報得到之後，還要把這個果報再捨掉，就是還要放下，你才能契入佛菩薩的境界，他告訴我這個。教我看的書，第一門功課，叫我看《釋迦方志》、《釋迦譜》，

這個名字我都沒有聽說過。在哪裡有？他說這個書在《大藏經》裡面，所以我們就跑到善導寺去查《大藏經》，查到了，抄，那個時候沒有得買，只有抄。這兩本書是唐朝人的著作，是釋迦牟尼佛的傳記。所以這很難得很難得，這真正是好的老師，你要學佛，先要認識釋迦牟尼佛，你要知道他是什麼樣的一個人，你向他學習，這就對了。所以這個教誨對我的影響就太大了。

我們讀了《釋迦譜》、《釋迦方志》之後，才曉得釋迦牟尼佛不是一個普通人，用我們一般學術界的術語來講，釋迦牟尼佛是一位職業教師，教了一輩子。我看到它這個書之後，我們才曉得，他就像中國孔子一樣，是個教育家，現在的話講是多元文化社會教育家，他的身分那是多元文化社會教育的義務工作者，他教，他不收錢，他不收學費，孔老夫子還收一點束脩，他不收，他是完全義務的。多元文化就是他不分國籍、不分族群、不分宗教，所以我們在經典裡面看到，有很多宗教徒、宗教傳教師，宗教裡面一些大德，都跟他學習，所以它確確實實是教育。所以他提倡是平等的。所以佛教裡頭沒有神，沒有神只有佛、菩薩、阿羅漢，以後我們才懂得，這三個是佛教的學位，佛就是博士，菩薩就是碩士，阿羅漢是學士，是它三個學位的名稱，所以說一切眾生個個都能成佛，個個都可以拿到這個學位。所以他不能說神、上帝，不可以，人不可以人人都是上帝，這是講不通的。所以佛是一切眾生，尤其大乘經裡《華嚴經》，「一切眾生本來是佛」，這個話講得太好了，本來是佛！

「佛」這個字是什麼意思？這諸位都知道，佛是智慧，佛是覺悟，所以他跟中國「聖」這個意思相通；實在講，跟中國人講的「神」這個字也相通，「神聖」。神是什麼？神是對於宇宙人生、萬事萬物都能通達而沒有障礙，這個人才稱為神聖。現在這個神的意

思都變了，都不是本義。從本義上講，我們從篆字，你從篆字寫法裡頭，你看神它是會意，它一邊是個「示」，指示的示，示是上面一橫短，下面一橫長，這是古時候的上字；下面三條垂下來，它這個意思代表上天垂象，是這個意思。下面申，申是通達沒有障礙，就是你通達，用現在的話說，通達大自然的現象，這個人叫神。我在中國訪問的時候，遇到我們宗教局長葉小文，我跟他講這個字，他說：法師，那我們以後就不能再談無神論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你要懂得神是什麼意思。所以在中國文字上來說都不是迷信的，這是一種智慧的符號，讓你一看這個字就曉得。所以佛法裡面神的說法，你能夠通達宇宙人生萬事萬物的性相、理事、因果，全都沒有障礙，通達，這個人就叫佛，究竟圓滿。通達不圓滿是菩薩，再次一等的就是阿羅漢。實在講，他的標準，他真的是有標準，他不是沒標準的，這個不能隨便說的。

《華嚴經》上佛講，「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，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」，這句話非常重要，歷代的高僧大德引用這句話的太多太多了，文字上我們可以常常看到，這就是說明事實真相。一切眾生，如來，如來這兩個字是講本性，所以你看《金剛經》上，有時候講佛就是講如來，佛跟如來是一個意思，那就雷同，問題就來了，所以這是如來是從性上講的，佛是從相上講的。佛是從相上講的，如來從性上講的，所以從本性上來講，一切眾生沒有差別，完全沒有差別。所以你自性裡面的智慧是平等的，才藝也是平等的，能力也是平等的，相好也是平等的。相好裡面就有福報，統統是平等的。現在為什麼有這麼大的差別？差別就是你有妄想，你有分別，你有執著，這三種《華嚴經》上是這樣說的。一般大小乘經裡面，佛講稱為煩惱，叫見思煩惱、塵沙煩惱、無明煩惱。無明煩惱就是妄想，見思煩惱是執著，塵沙煩惱是分別，所以你有這三種

煩惱，把你自性蓋覆住了，好像烏雲遮蓋了太陽，太陽存在，並沒有受它傷害，就是當中有這個障礙。這個障礙使你的智慧、德能、相好，都不能夠現前。

佛教我們，你只要放下就是了。所以這個我在《釋迦譜》裡面，最初看的時候沒看出來，老師也不講，也不跟我講清楚，這是傳統教學方法。這就是什麼？跟你講清楚之後，你以後就沒有悟性了，把你悟門堵死了；他總是誘導你，教你去悟入。所以我也一直到兩年前，在香港，有一個同修送了一本《釋迦譜》給我，是《龍藏》裡面節錄下來印出來的，裡面是《龍藏》的本子，所以我看了很歡喜。我重新仔細再看一遍，重要的地方我都用紅線把它畫出來，做了一個節本，現在已經做出來了，還沒印出來。這一次看的時候，我就覺得有悟處了，才知道釋迦牟尼佛為我們所示現的，告訴我們，真是無量的、無限的恩德。他十九歲出家，就是離開家庭，你想想看，捨棄了王位，捨棄了榮華富貴的生活，他去幹什麼？用我們現在的話來講，他去求學。在那個時候，印度是宗教之國，也是學術之國，在全世界真的是達到最高峰。為什麼？他們的宗教跟學術都離不開禪定，這個是很不可思議的。禪定是讓你整個心情定下來之後，真正做到一念不生，這個時候空間維次就突破了，所以他上面，他能看到非想非非想處天，下面能看到餓鬼、地獄，這就是講六道，整個六道裡面他們完全沒有障礙，他能看到，能夠接觸到。

所以六道輪迴是婆羅門教說的，最早。婆羅門教的歷史，我們跟他接觸，就是現在的印度教，它的前身是婆羅門教。它告訴我們，它們的歷史有一萬多年，可是印度人不重視歷史記載，但是世界上一般人承認它至少有八千五百年，釋迦牟尼佛是二千五百年，當然是它早得太多了。可是我們相信，佛是王子的身分，這高貴的身



分，這個他佔了很大的便宜。另外又是絕頂聰明，你說哪一個老師不喜歡這種學生？所以在我們想像當中，印度那些宗教、學術裡面一些高人，他統統都見過，都向他們學習過，這個真是學了十二年到三十歲，確實是博學多聞。學到三十歲之後，他不再學了，做了一個總結是什麼？是不究竟，這十二年的東西學了不究竟。為什麼不究竟？至少有三個問題沒有辦法解決。第一個是六道看到了，這六道從哪來的？沒有人能解答。為什麼會有六道？六道外面還有沒有世界？所以這個他不能解決。所以他到恆河邊上，找棵大樹底下去入定，把十二年所學的統統放下，這一放下之後叫大徹大悟，明心見性，這問題全解決了，這叫真實智慧，這是什麼？是你自性裡頭本來有的。你在外面學的這個東西，不是你本來有的，為什麼？他們妄想分別執著都沒有放下，雖然甚深禪定，禪定是暫時的，不起作用，我們講伏，伏住，沒有斷掉。所以以後我們這才了解，佛法講的世間禪定、出世間禪定，世間禪定、出世間禪定差別在哪裡？差別就是在世間禪定只是把煩惱，就是妄想分別執著伏住，並沒有斷，一出定，他就又起心，妄想分別又起現行了，所以他沒有斷，這叫世間禪定。那出世間禪定，出世間禪定斷了，縱然斷得很少，他是真的斷了。所以非想非非想天的天人，那個四禪八定到那麼深的定，不如須陀洹。須陀洹定功沒有那麼深，但是須陀洹真的是斷了，就是說見思煩惱裡面的見惑，八十八品見惑他真的斷了，那個沒斷。所以他這個是斷掉之後，無論在什麼時候，他不起現行。

佛法裡面，就是講佛都是方便說，用歸納的方法，把八十八品見惑分為五大類，這就好說話。第一個身見，身見就是須陀洹絕對不再執著這個身是我，他這個是真斷。你說非想非非想天人他出了定的時候，他還執著身是我，就是他沒斷，差別在此地，定功是比須陀洹深，但是他並沒有斷，他只有入定能伏煩惱，出定煩惱就現

前。不像須陀洹，須陀洹定功雖然淺，但是入定出定都一樣，境界都一樣，所以這個叫出世間禪定。我們曉得，到四果阿羅漢才能出六道輪迴，才能超越，所以阿羅漢修的這個定叫第九定，非想非非想修的是第八定，我們要知道世間禪定跟出世間禪定差別在哪裡。所以這種示現最深的意思就是教我們要放下。所以我就想到，當年章嘉大師頭一天見面問他，他就給我講看破放下，所以我就覺得老師的恩德之厚！第一天他就把這個祕訣告訴我了。學佛、成佛是什麼？從開始學到成佛，就是初發心到無上道，就是看破幫助放下，放下再幫助看破，就這兩個方法相輔相成，達到最高境界。看破是明瞭、是智慧，智慧從哪裡來？智慧從放下來的。所以你放下執著就證阿羅漢果，放下執著六道輪迴就沒有了。佛經裡面術語叫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這個是可以翻的，這是尊重不翻，翻成中國意思就是無上正等正覺。阿羅漢就是正覺，拿到正覺，具足正覺的條件，就稱之為阿羅漢。由此可知，六道裡面的聰明智慧是有覺悟，不能說沒有覺悟，像現在的科學家、哲學家不能說沒有覺悟，但是佛不肯把「正」字給他，正字招牌是佛教的。正覺，你有覺，但是你不算正覺，為什麼？你還有煩惱，你煩惱斷了才叫正覺，所以這是我們必須要知道的。所以一定要學著放下。

到以後我們再回想，我們中國也有一尊佛，是真佛不是假佛，就是禪宗的六祖惠能。其實中國的佛也不少，很多！這是一個最突出的代表。惠能大師他得到衣鉢的時候二十四歲，釋迦牟尼佛示現整個放下的時候三十歲！這個是學，學了很多，不要了，丟掉，不究竟，丟掉。這個沒有學，什麼都沒有學，什麼也不知道，連字也不認識，但是五祖忍和尚跟他講《金剛經》，半夜三更，我們估計想一想頂多兩個小時，那是講大意，講到「應無所住，而生其心」，他徹底放下，也就是妄想分別執著統統放下了。這一放下就見性

，他見性那個境界跟釋迦牟尼佛三十年把十二年所學的放下，境界完全相同。佛是沒有很清楚的跟我們說出，惠能大師說出來。見性是什麼境界？第一個你真正見到了，他說「何期自性」，沒有想到我們的自性，「本自清淨」。自性就是真心，本自清淨，從來也沒有染污過，這叫真的，永恆不變，成佛本自清淨，現在還是本自清淨，縱然墮阿鼻地獄，還是本自清淨，決定沒有染污。第二句話說「本不生滅」，自性沒有生滅，沒有生滅就是古印度所有宗教裡面追求的般涅槃，般涅槃就是不生不滅，本來沒有生滅。第三句話說「本自具足」，本自具足就是《華嚴經》上所說的，「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」，你本來具足圓滿的智慧，沒有欠缺，圓滿的德能，圓滿的相好，你根本就沒有欠缺，統統具足。第四句說「本無動搖」，本無動搖那就是自性本定，《首楞嚴經》上講的，首楞嚴大定是自性本定，不是修的，你本來就是定的，從來沒有動搖過的。最後一句「能生萬法」，宇宙從哪裡來的？自性變現的，所以這個大乘教裡頭常講，「唯心所現，唯識所變」。

現在問題在哪裡？問題就是凡夫你有妄想分別執著，就這三樣東西。有這三樣東西之後，你雖然統統都有，都沒有變更，不生不滅，你現在不起作用。好像太陽很明亮，一塊雲彩遮住，雲彩沒有去掉，你就沒有辦法得到陽光普照。所以妄想分別執著，這個三樣東西，這三大類的煩惱，我們用現在的話來說，它是什麼東西？它是一種錯誤抽象的意念，就這個東西在作祟。所以我講經的時候，我也把這三個東西做三個，我用塑膠片，一個是黃色的、一個藍色的、一個紅色的，黃色的代表妄想，妄想是起心動念，藍色代表分別，紅色代表執著，三個重疊在一起，擺在眼睛前面，外邊都看不見，就這個樣子。但是你想想看，它有沒有妨害眼睛？我們把眼睛比作自性，沒有妨害，法性；外面境界是法相，它也沒有障礙。所

以對外法相沒有障礙，對內自性也沒有障礙，可是它這個東西你沒有拿掉，它就起作用，我們看外面看不清楚，外面看我們也看不清楚。所以你只要把紅色拿掉，就是執著，執著不要了，我不再執著了，對於世出世間一切法、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都不執著了，那個拿掉之後，能看得見了，像我們現在戴太陽眼鏡，我們戴綠色的太陽眼鏡，能看到外面，看得很清楚，但是還不是真相。再把藍色拿掉，就是不分別了，那就是黃色的，那就更清楚了，黃色的。黃色的是菩薩；戴上綠色眼鏡的時候，那是阿羅漢；如果黃色再放下的時候，本來成佛，它就是這樣的。法性跟法相是一不是二，這就是法性是能現能變，外面境界是所現所變，問題就是出在妄想分別執著上，只要把這個東西捨掉就行了。所以世尊做了這個示現，學了十二年，跟我們一樣，所謂「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功夫」，放下就是。能大師在中國給我們做的示現，你這兩個人合起來看就明白了。所以真正如佛在經上所說的，「一切法從心想生」，你心不想，一切法就沒有了；你心想，一切法就建立了。

起心動念肯定接著就有分別，分別接著就執著，這三個確實是有三個層次，速度太快，快到什麼程度？用現在的話來說，億萬分之一秒。你簡直都不知道，都好像什麼？它同時的，實際上它有三個層次。我們修行，像惠能大師是頓根，那個根太利，他能夠一下就放下，放下什麼？放下分別執著一下就放下。就是世尊跟能大師示現的，都是佛門裡面講的圓頓修行，圓頓大法，圓滿，這個頓是剎那之間他就能放下，所以告訴我們「一切眾生本來是佛」。我們染的習氣太重、時間太長，現在我們懂得這個道理能不能放下？放不下，很想放下放不下。那怎麼辦？章嘉大師告訴我的，天天想著放，時時刻刻想著放，放下再放下，一年放一點。放下的好處在哪裡？煩惱輕，智慧長。老師教我先從身外之物放起，然後再能夠捨

這身體是內財。要慢慢的學，要非常認真的學，我到今年學了五十六年，確確實實年年境界不一樣。我跟李炳南老居士學經教，這講經跟他學的，他不是單獨教我，不像前面兩個老師是單獨教我，他是跟同學們一起就是講經，講經都是從講複講。老師在台上，我的座位是固定的，是第一排面對著他，這他指定我的座位。剛剛開始聽我還寫一點筆記，大概到第三次，他就把我叫到房間去問，他說「你聽經在寫什麼？」我說「寫點筆記。」他皺著眉頭說，「你寫這幹什麼？」我說「怕忘記，重要的東西總要記一下。」他說「不要寫，你到明年境界提升，你今年寫的東西完全沒有用。」我想是有道理。他說「聽的時候專心聽，你能悟多少就是多少，你如果是注意寫筆記，你那個悟性統統障礙住。」

為什麼？你心放在那上面。他說不可以寫，只教我能聽多少就多少，逐漸的會向上提升很有道理。所以我跟他十年，聽他十年講經有一個筆記本，筆記本大概只寫了三分之一，十年只記了三分之一，那個筆記本還在，很少很少。這是他教我的方法很有受用，處處幫助你打開悟門，讓你慢慢的去悟入。所以這個教學法是中國傳統裡面，很高明的一個方法。章嘉大師那個方法那是更高明，我們很不容易遇到，特別在現在這個時代，非常少。為什麼？我接觸很多大學，看到學生都心浮氣躁，上課的時候都心不在焉，聽了十五分鐘之後心就跑掉，這沒有用處。用章嘉大師那個方法管用，眼睛看眼睛，非常管用，一定到你定下來之後，他才跟你講，講的東西話不要多，字字句句斬釘截鐵，非常有力量，他會得受用。所以佛法講一切都是機緣，觀機，如果不是這個根機，對老師不知道尊重沒用處。所以先決條件，對老師有信心，對老師有恭敬心，老師所教導的能理解，能依教奉行，這是先決條件。沒有這種條件，老師都把你算一般旁聽的，不會過問你，你聽多少算多少，懂也好，不

懂也好，他不重視這問題。所以真正肯學的，他真照顧，這是我們對老師的恩德無盡的感激，這是一生我們能找到這麼一條路。而且在這個道路上，真的如同方先生所說的，「人生最高的享受」，真的是得到，他的話是一點都不假。講學佛的這些過程。

說到中國傳統文化，這是我們在李老師會下的十年，他是融合起來講的。他教我們佛經，教我們講經教這些，同時他也教我們儒家的這些經典，甚至於古文每個星期有一堂課，有這麼一堂課，所以我們對儒家東西也就奠定一點基礎。知道中國傳統的教學逐漸才體會到，在全世界真的最懂得教育的，是中國人，這我們不能不尊敬老祖宗。我是在今年年初，我在澳洲，南昆大的校長請我吃飯，在學校裡面，有幾位教授作陪。當中有他們學校的教務長就告訴我，他說「在二十世紀初期，在二次大戰之前，歐洲有些學者曾經做過一個研究，世界上四大古文明，三個都沒有了，為什麼中國還存在？就以這個題目來做研究中心。最後他們得到的結論，這可能是中國人重視家庭教育的關係，得到這麼一個結論。」他告訴我，我當時是非常肯定的說，「一點都沒錯，這批人很難得，他們能夠發現到這一點，是個不容易事情。」中國的教育，我們在文字上記載的，應該在堯舜比較上記載得清楚。可是中國聖人常常告訴我們，連孔夫子也不例外，一生都是述而不作，釋迦牟尼佛也是述而不作。不像現在人有創作，我們中國聖賢沒創作，都是承傳古聖先賢的，代代相傳這樣傳下來的，沒有創作。

諸位你聽了我剛才所報告的，你看釋迦牟尼佛跟惠能大師的示現，沒創作，為什麼？是你自性裡頭本有的，你哪來的創作？你一創作就壞了，就變質，問題就出來，所以全是自性自然流露出來。只要把障礙去掉，哪有創作？現在我們深深體會到這個意思，完全是自性流露。你要把自性障礙排除，真的是無所不知，無所不能，

這是真的不是假的。能大師他沒有念過書，他沒有學過什麼，可是任何經典你念給他聽，他沒有一樣不懂，他能夠很透徹的把你解開。不但是佛經，所有一切的典籍，無論哪一家的你去問他，沒有一樣不通的，你不問他他不知道，般若無知，你問他，無所不知。這些道理、這些事實，現在一般人真的是參不透，為什麼參不透？他放下就透，他還要參，他還放不下那個參，他就不能夠透。所以佛法祖師大德他有善巧方便，也就是我們講方便有多門，方便為門，那就教你逐漸逐漸放，逐漸逐漸的接近，這個接近速度是愈往後就速度愈快，開始是很慢，尤其是頭一關是最難突破。我常常教人你要真正想契入佛境界，佛境界就是自性的境界。所以佛這個字我們要知道不是外面的，外面沒有東西，是自性，契入自性境界，你必須首先要放下自私自利，要放下名聞利養，要放下對五欲六塵的享受，這要放下，要放下貪瞋痴慢，我講十六個字。這十六個字你要沒有做到，頭一關你進不去，你所學的叫佛學，你沒有辦法學佛，就是自性起用真實的受用，你體會不到。

就像我去年，第二次去訪問倫敦大學跟劍橋大學，我跟他們漢學系的這些同學、老師們，做了一次交流，給他們講了一個多小時。他們也很難得，用《無量壽經》寫博士論文很不容易，用《孟子》，還有一個用王維。所以跟他們交流好，都不要翻譯，他們的普通話都講得不錯。這教授也非常難得，我看了也很歡喜。我說你們可以用中國儒釋道三家的典籍，去拿到博士學位、碩士學位，可是我想你們一生依然生活在煩惱痛苦的世界。我說他們都笑起來，你不會像我這麼快樂，你沒有我這麼樣的自在，什麼原因？我學的跟你們學的恰恰相反，反在哪裡？你們是學儒學、佛學、道學；我是反過來是學儒、學佛、學道，這就不一樣。儒學跟學儒不一樣，佛學跟學佛不一樣，道學跟學道不一樣，凡是講學在後面的，那是你

做世間學問，也就是說你沒有認真依教修行。如果真的學，我講的這十六個字，你一定要能做到，如果做不到你就沒有學。你真正從這個地方開始放下，這是頭一關，你要能放下你就升上一層樓，你就看得更遠，然後再上去一層就看得更遠，愈往上面去全部都看到，就這個意思。雖然我跟他們交流時間不長，我看他們是很有領會，畢竟是懂得了什麼叫佛學，什麼叫學佛，什麼叫儒學，什麼叫學儒，這個他懂得。我說你們真學，這裡頭確實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你然後講出東西自然就不一樣，為什麼？是從你自性裡流出來的。你自性流不出來東西，你都是匯集別人東西，你讀得多，所謂是記問之學，我們中國古人講「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也」。那是什麼？那就是現在講的佛學、儒學、道學。我們要認真去學佛、學儒、學道，才會得到真實受用。

我們回過頭來去看，在這麼多年來，走了許許多多國家地區，接觸很多的人，尤其是佛門的同修，深深感觸到在家同學十善業道做不到，出家同學沙彌律儀做不到，這就全是假的，全變成什麼？在家、出家全都是搞佛學，沒有學佛。所以你們問題不能解決，煩惱不能解決，你們沒有辦法做到煩惱年年輕，智慧年年長，那就有受用。你要是搞佛學，你的煩惱年年還是一樣重，智慧不開，你這個苦惱的問題是解決不了。這就使我們想到中國傳統文化的三個根，三個根我們現在儒家選的《弟子規》，我想諸位同學都知道，《弟子規》的前身是朱熹的《童蒙須知》，是從那文章改寫的，《童蒙須知》。而朱夫子《童蒙須知》它的來源，可以說我們中國傳統各個家族的家訓、家規，這些東西都能夠在家譜裡面找到。非常可惜文化大革命的時候，我們的家譜損失確實太大了。可是在美國，我知道美國摩門教，他們重視家庭教育，他們居然把中國的家譜蒐集一萬多種，這是我歎為觀止，我意想不到的。所以現在找不到的



時候，到他那裡去找可以找到。我聽說台灣博物館，他們派人到他那邊去做了一套軟片，照相全部照下來，可是工程太大，出版還是非常不容易。這個訊息應當要傳出去，每個族姓，如果他那邊有家譜找不到，我們可以印自己這一份，這是很難得的。

我這次也是今年年初回到老家，去辦了一個文化中心，也就是做實驗。這個實驗的緣起，是這些年來參加國際和平會議，給我的啟示很大。參加這個活動的緣起，九一一事件發生之後，昆士蘭大學有一個和平學院，有這麼一個學院我以前沒聽說過的。校長派了兩位教授，我在澳洲也是住在山上，到山上來看我，就提到這個問題。和平學院他們研究的中心就是怎樣化解，他不叫化解，消弭衝突，促進社會安定，世界和平，就這個主題，這他研究的中心主題。九一一事件發生之後，感覺得過去用的方法有問題，過去他們的思惟、想法都是用鎮壓、用報復。這個事件發生之後讓他深深去反省，要改用真正和平的辦法。大概是他們聽說我過去在新加坡住了三年半，我在那邊把新加坡九個宗教團結成一家人，真的像兄弟姊妹一樣，非常的難得，我想他一定是知道這麼個訊息，來找我。找我跟他們和平學院的教授，有十幾位教授，好像十九位教授舉行座談會，來討論這問題。我先聽他們的報告，然後才曉得，世界上有八個大學設有和平學院，昆士蘭大學還是排名在前面幾位的，做得還很不錯的，我就聽他們給我做了五十分鐘的報告，然後就讓我提建議。

我聽了之後，我說這是樁好事情，這個世界衝突不斷的發生，頻率年年往上升，傷害是一次比一次嚴重，這的確是很大的問題，不是小事。我說你們研究和平，化解衝突，那個衝突的根從哪裡你們沒找到。他們也感覺得很驚訝，他們總認為是兩方面的衝突。我說根不在這裡，還有深的根，根在哪裡？你們有沒有想到家庭問題

？沒想到。我說根在家庭，你看現在社會離婚率這麼高，你沒有注意到這問題。家庭，我們把世界比喻一個人身，家庭就是細胞，如果細胞都不健全壞了，你這人怎麼會不生病？你這個問題怎麼能化解？夫妻不和、父子不和他有衝突，夫妻衝突、父子衝突、兄弟衝突，這個人走向社會他怎麼會不衝突？你真正要化解問題，你要注意到這個。他們也都點頭能同意接受我這個說法，我說還有更深的根，更深的根是什麼？是你自己跟自己衝突。他這就不曉得，中國人講本性跟習性的衝突。這翻譯很不好翻，我們講淺一點，利害的衝突，自利跟利他的衝突，這個他們懂，這個他很好懂。外國人一聽說對我有沒有利益？頭一個就想到對我有沒有利益？對我有利益，對別人就沒有利益，衝突就發生。我說這個你就懂得了，我們要想做和平工作這些人，為什麼你們搞這麼多年搞不成功？那就是說你本身衝突沒有化解，你怎麼能化解別人？

我們中國古老的聖人講求，「行有不得，反求諸己」，這句話有大道理在！你碰到問題解決不了的時候從哪裡？你反省，你回頭決定在自己，不在外頭。所以你自己的問題能化解，你才能夠感動別人，能化解別人的問題。國際上這些衝突問題不是不能解決，問題是你得不到對方的信心，對方彼此不相信，彼此都懷疑，這個基礎之下那還談什麼？那怎麼能化解？你必須要真的有誠意，有誠意感動對方，讓對方對你信任，這問題才能化解。所以你自己本身還有衝突，你的家庭都不和，你怎麼能去和世界？哪有這種道理？中國人講的「格物致知、誠意正心、修身齊家、治國平天下」，這一套來的，你前面都沒有，你光靠後面這不可能的事情。再隔了一個星期的時候又邀請我，舉行第二次座談會。第二次座談會學校已經準備好了，把教授的聘書就給我，要我參加他們化解衝突這個活動，然後兩個學校送學位給我。我說這個東西對我沒用處，我可以給

你們提供一些意見，我不需要這個，教授這名譽我統統不要。結果兩個校長，昆士蘭跟格里菲斯大學校長他來告訴我，他說「法師，你還是要。」我說「為什麼？」他說「你的理念、思想，確實對和平會議有很大的幫助。聯合國開會不會邀請法師，他邀請的學者專家、教授，希望你能夠接受，代表我們兩個學校、代表澳洲參加國際和平會議。」這麼個緣起，這樣的一個原因我才接受，接受都是代表學校，學校一定是派兩個教授、三個教授，一定有我一個，我們就參加這活動。這麼多年一共參加了十次，十次以後我不再參加了，我完全搞清楚。

第一次是在泰國，都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他們主辦的，第一次我沒說話，我觀察，我頭一次接觸，讓我了解環境、熟悉環境。第二次在日本召開我就有發言，從第三次以後都給我主題發言。我就看了這個情形之後，就把中國傳統的，他們這些人都是學者專家，對中國歷史很清楚，談到中國歷史沒有不佩服的。中國五千年這麼大的一個族群，這麼大的國家能夠長治久安、和睦相處，他們很佩服。尤其是統一，從秦大一統一直到今天，都是維持統一的局面，他們羨慕得不得了！連英國湯恩比都說過，將來統一世界最有資格的是中國，它有統一的智慧，它有統一的經驗，它有統一的方法，有統一的效果，這真是了不起的一個民族。這是出自於湯恩比談話紀錄當中，我所看到的，所以這是湯恩比說的。他們問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成就？沒有別的，教育。我就在聯合國常常跟他們談這些問題，討論這些問題，化解衝突要用教育的方法。你看你們用報復、用鎮壓，引發另一個形態的戰爭，那就是什麼？恐怖戰爭。我跟美國一些高級官員接觸，我都告訴他，我說這個戰爭很可怕，讓你什麼？你們的核武、生化、飛彈、坦克，統統派不上用場，他不定什麼時候來給你搞一下，搞得你全國人心惶惶，稍微一平靜下來，

他再給你戳一下。這樣子我相信只要三年到五年，美國人會有三分之一的人得神經病，你就打了大敗仗，你天天生活在緊張的時候。我說這事你不要輕視，這是大事不是小事，你得趕快解決，你不解決這個戰爭會滅亡你，讓你所有高科技都派不上用場。非常可怕的一種戰爭手段，你一定要警覺到。

我參加布希總統的宴會，我看那些參議員都要脫皮鞋，皮帶都要拿下來，進入那個檢查比飛機場海關嚴格不曉得多少倍。手上拿手提機槍那些警衛人員，四、五十個擺在那裡，如臨大敵，我說這哪裡是打勝仗，這打敗仗的現象。所以我那天很清楚，我了解我穿布鞋，我手錶、鋼筆都不帶，所以我進去一點沒有問題，我看到他們那些現象，我說這個很糟糕。打伊拉克之前三個月的時候，我跟布希總統寫一封信，勸他不能打仗，我勸他不要做國際警察，做聖誕老人多好是不是？何必去搞國際警察，讓每個人都討厭你？所以這是一種現象，這個手段錯誤的，他們現在理解這不能解決問題。聯合國，我參加這個會議之後才曉得，聯合國從七〇年代開始搞國際和平會議，到現在開了三十六年，每一年投資下去的人力、財力、物力多少？不計其數！結果是怎麼樣？成績怎麼樣？衝突的頻率年年上升，災害年年擴大。所以開會開不出來，開會不能解決問題。我們才提出孔子、釋迦牟尼佛辦班教學，我們中國老祖宗幾千年提出來，「建國君民，教學為先」，把教育擺在第一，教什麼？教倫理、教道德、教因果。換句話說，教學內容頭一個要教你懂得人與人的關係，人與大自然的關係，人與天地鬼神的關係。現在不說天地鬼神，科學家講人與不同維次空間生物的關係，他們才接受，他們可以接受。我說這就是天地鬼神的關係，關係處好，不就天下太平了嗎？所以這個關係處好一定要靠教學。

我每一次主題講演，都提出來跟大家來討論，大家聽了都很歡

喜，都點頭，都能肯定，最後告訴我，「法師，這是理想，這不能落實」。這個搞得我就頭大，我說好吧！那理想要變成事實，我必須要搞一個實驗點，我做出實驗來給你看，所以這才想出到老家這邊。在國外的時候新加坡沒辦法，我們新加坡宗教團結是做好，想做這個，搞一個區的時候這個沒有法子，在新加坡做不成，機緣不成熟；過去在美國也不成功，在澳洲的時候也是不行。所以回到老家我就很感嘆，談到這樁事情，在國際上很想把儒釋道的這三個根來做實驗，看看現在還能不能有成就？我們家鄉父老鄉親們聽了，他說「你回來，我們在家裡做，我們大家支持。」我說「好，你們大家既然很歡喜，我們就做實驗。」所以就在那裡建了一個文化教育中心，這個實驗就用一個小鎮，《老子》所講的「小國寡民」，我先用一個小鎮，這個小鎮十二個村莊，有一個街道，十二個村莊居民四萬八千人。可是我們首先要考慮到，我們中國傳統教育，也就是家庭教育，已經忽略了至少三代。這在我們家鄉講，我小時候受到，我十歲以後就沒有，私塾就沒有了就改成學校，這倫理道德就還有一點點，已經不多，不像我們小時候受的那樣。在現在，現在人年輕人不懂，根本就不知道，他的上一代不知道，到他的祖父那一代也許有一點邊緣，真的要到他的曾祖父才真正受到這種教育。可以說斷了這麼多代，那要教不好教。

你說教小孩，父母沒有做到，小孩懷疑，你騙我，你是假的；你去教學生，說老師沒有做到，學生不服。所以我們怎麼做法？這個小鎮裡頭居民四萬八千人，男女老少各行各業一起教，要用這個方法你才能收到效果。所以我們辦這個班，辦這個中心，我們就招收老師，訓練老師。招收老師這個條件，我們招收幼兒園老師、小學老師、初中老師，為什麼？他們有教學經驗，都受過這個教育。我們用網路報名，有將近四百人報名，把我們的理想都公布，大家

都知道，來學習聖賢教育。我們一共錄取了三十七個人，錄取之後我跟他們談話，我們做這個實驗，把這個緣起統統都告訴他們，我們要給全世界做個示範、做個樣子，證明中國這套東西現在還管用。我勉勵他們，你們今天要做孔子，現代的孔子、現代的孟子、現代的釋迦牟尼，我們這個教育才能辦得成功。如果要是搞佛學、儒學，辦不成功，你一定要真正學儒、學佛。《弟子規》這是中國家庭教育的集大成，這門課程不是教小孩念的，為什麼？中國教育從什麼時候開始？從胎教開始。小孩沒有出世他怎麼學法？所以這要懂，懷孕的時候這做母親的人，從她的思想、言行、舉止都要端莊，來影響胎兒，這是最典型的人，周文王的母親太任。所以這也要知道，中國稱妻子為太太，太太是聖人，這太太就是從周家來的，周文王的母親是太任、祖母是太姜，他自己的夫人是太姒，太太是從這稱的。這三個婦女養的孩子都是聖人，你看文王、武王、周公，這孔子一生最佩服的文武周公，所以太太從這來的，是最尊貴的稱呼。

提醒要把兒女教成聖人，聖人是教出來的，賢人是教出來的，壞人也是教出來的，你怎麼教法？教的不一樣，所以這問題就出來了。你現在是教什麼？所以你看從前人怎麼教的？小孩要知道他一出生，他眼睛就會看，耳朵就會聽，他就在模仿，所以所有大人在他的面前，言行舉止都要有正面的讓他接觸到，決定不能有負面的，這胎教。所以《弟子規》是父母做給小孩看的，你怎麼做他就怎麼學。所以中國諺語有所謂，「三歲看八十」，如果沒有家庭教育，三歲看八十就講不通。「七歲看終身」，到七歲的時候他所學的，他就有能力、有智慧辨別是非邪正，他就不會被一些壞的、不良的東西所污染，不可能的事情，這是從小教的。所以外國人講中國人注重家庭教育，有道理！中國教育家庭就是根，最初的老師就是

父母。學校在從前是私塾，那是家庭教育的延續，老師做榜樣給學生看，重點在教孝悌，你看老師教學生，應該怎樣孝順父母、友愛兄弟、尊敬長輩，從小這是學出來的。社會教育是家庭教育的擴張、擴大，我們再講到哲學、講到宗教，那是家庭教育達到圓滿。所以它教學一體不能分割的，逐漸向上提升，這是中國教育。中國教育基礎教育是什麼東西？是倫理，倫理講人跟人的關係；講道德，道德就包括人與大自然的關係，人與天地鬼神的關係；最後因果，因果教育非常重要。所以在硬體設施上，在中國你看每個城市、每個鄉鎮，它有祠堂，祠堂是教孝道的，人不能忘掉祖先，他對祖先都敬愛，他怎麼會不敬愛父母！他對他鄉土敬愛，他怎麼會不愛國家！

我這很幸運，今年回到老家去看，我們有個兄弟小我十歲，今年七十一歲，來見我的時候告訴我，「家譜還在。」我說「怎麼會在？」他在祠堂裡偷出來，文化大革命破壞祠堂，他把家譜偷出來藏起來，一直到現在沒有人知道，他才告訴我。我說「好，你趕快拿出來，拿出來我看看。」三十三冊線裝的宣紙，民國四年修的，這最後一次修的。修譜本來是三十年要修一次，把後人名字都要放上去。我拿來一看我父親、母親，我的姑媽統統都在上面，都看到。修譜的時候我們還沒出世，我是民國十六年，它是民國四年修的譜。往上去推記得很清楚，真的黃帝子孫，黃帝的後裔，把黃帝算第一代，昌意是第二代，顓頊是第三代，到我這個輩分的時候一百三十六代，這是在外國沒有的。所以你怎麼能不愛國家？怎麼能不愛民族？在我從譜上一看，我的想法大概漢族都是炎黃後裔。我們家譜上面第一句話是伏羲後裔，但是伏羲傳到黃帝沒有詳細記載，從黃帝這一代一代的都沒有中斷過，太難得了，所以現在這個譜很珍貴。我拿到台灣去把它印三百冊，就不會丟掉，不會失掉，印好

之後，總得要有三、五年的時間再去聯絡續譜，像我們後代的，我們現在也有三代，應該要把他寫到譜上去，做這個工作。這就是中國的教育，中國的根、中國的本，這是永遠會給世界帶來永久和平，除了這個之外沒有第二個辦法，所以我介紹給聯合國。

去年這是真的祖宗加持，我們這做成功，我要求老師是四個月，要把《弟子規》百分之百落實，我說這個東西不是講的，不是背的，是要做給人看的，你們要做到，四個月的時間希望做到。《弟子規》總共是一千零八十個字，三個字一句三百六十句，一定要做到。沒想到這老師我們真是非常敬佩，兩個月就落實，我很感動。我說「好，兩個月真的做到之後，你們就可以開始到每個鄉村、到每個農民家裡面去教。」教什麼？用身教，用身教你才能感動這一家人，讓這一家人懂得，父親應該怎麼樣做父親，兒子應該怎樣做兒子。是用身教，不是用言教，用身教，你看到老人你要怎樣去愛護他，怎樣去照顧他，做出榜樣給他家裡小孩看，讓他家裡小孩生慚愧心，我們是這樣教法。所以教了大概三個月，整個鎮的風氣就一百八十度的轉過來，本來有離婚的，一接受這個教育不再談離婚，夫妻好合。婆媳相處不和的，接受這個教育之後，婆媳關係好了；鄰居也不再為一點小小事情爭，都能夠互相相讓。所以做到了心量拓開，能夠包容，能夠謙虛，懂得尊敬別人、敬愛別人、照顧別人、關懷別人，做到互助合作，整個社會風氣就變！商店裡面不再有丟東西，沒有小偷。連計程車司機都受到感動，計程車司機看到外鄉人來，都會想辦法繞圈子，兜幾個圈子多收他一筆錢。現在不但沒有這個，而且拾金不昧，有一個上海的老闆丟了皮包，裡面有七萬現金，還有些貴重東西，原封不動的送還。這個老闆很驚訝，馬上就拿了兩萬塊錢要給他，他一分錢不收，告訴老闆，我們做人應該要這樣的。他說我在沒有受《弟子規》教育之前，這個錢你丟



掉，我絕對不會還給你，現在我知道那是錯誤的，一定要奉還，不可以接受；不但我撿到了會送還，我們湯池鎮所有的司機都會奉還給你。他非常驚訝！

所以這一段是影響很深的，周邊的很多學校、教育機構，都到那裡去學習、考察，做得很好。三個月之後有這麼好的成就，我就動腦筋，怎樣把它介紹給聯合國？怎麼能給它介紹給全世界？真是心想事成，這真是我總覺得是祖宗保佑，這是眾生有這個福報。七月份聯合國總部給我一個通知，他們要在十月份辦一個大的活動，紀念釋迦牟尼佛二千五百五十年，討論的主題是「佛教對人類的貢獻」，這麼個題目。我看到之後很歡喜，我正想找聯合國，沒有想到總部來找我，而且找我是主辦，不是協辦。我曾經做過兩次協辦，這找我主辦，我就不太相信，聯合國是國家對國家，他不會找到我們澳洲小小的淨宗學院，他不可能找到。所以我就派三個人到巴黎去，到那裡去調查一下，打聽是不是真的？結果到那裡去之後，到總部去一問，才知道真的有這回事情。他是找泰國那就沒錯，泰國是佛教國家，這是理所當然的，泰國大使再找我，所以邀請我也是主辦單位，是這麼回事情。我說那就沒有問題，泰國跟我的關係很不錯，他們國家領導人我們都熟悉，所以我一口就答應了。

我說機會來了，我這次到聯合國搞這個活動兩樁事情，第一個世界和平必須要團結宗教。所以我把新加坡，新加坡現在十個宗教，這宗教團我帶到聯合國，讓在聯合國大會堂，大家手牽手來為世界和平祈禱，頭一次。在聯合國從來不敢碰宗教，現在十個宗教手牽手上台，這是很不容易的一樁事情。第二個目的，把湯池我們辦班教學，化解衝突，促進社會安定這個經驗，我已經做出來，我向他們提出報告。而且非常難得，聯合國給我一個展覽廳，我們就把這個做出來。也是趕工，日夜在不斷的把它趕出來，這些資料在聯

合國做三天展覽，辦得非常成功。就是宗教他還是很難接受，同意我們參加，不同意宗教人士上台去，上他的講台他不允許。最後我就告訴他，我說你聯合國天天搞世界和平是搞假的，不是搞真的，既然是搞假的那我就不必了，我也不參加。這樣才勉強同意，同意上台祈禱五分鐘，給五分鐘的時間，而且是什麼？祕書長沒進來的時候。我說行，這個條件我答應他，祕書長不進來沒有關係，我們全部有錄像，將來在電視上可以播出去。沒想到他們正上台，祕書長進來了，祕書長進來是跟我們坐在一起。他看到這個樣子也就還在靜靜的觀察，結果看十個宗教手拉手為和平祈禱。然後分開的時候，每個人都到講台上去念他自己宗教的祈禱文，這也佔了相當長的時間，大概總有二十分鐘。祕書長看到，我看他這個神情很穩定也很歡喜，能接受，所以我把宗教團體的人士安排在大會第一排。三天他們專心在聽，他們的態度都溫和，沒有一句言語上衝突，那更就沒有其他的。會議完了之後，祕書長告訴泰國大使，他說我們這三天的活動是聯合國有史以來，六十年來最好的一次，就是秩序最好、內容最好。要他傳話給我，法師如果利用聯合國這個場地，聯合國完全支持。我說我以後不再幹，我的事情做到這就圓滿。

教科文組織，一共是一百九十二個國家參加，比N U多，紐約的聯合國只有一百四十多個國家，這有一百九十二個國家。所以我們現在資料非常豐富，統統送到每個國家的代表，把湯池這個做法，我們中國辦班教學，就是「建國君民，教學為先」這個理念，現在你們不能說是理想，現在是事實，歡迎聯合國跟世界上各國人士，到湯池去參觀、去看看，這個方法有效。所以說開會不能解決問題，我就肯定告訴他，開會不能解決問題。開會我們每一次做出會議紀錄，送給各國政府，人家政府瞧得起你，放在檔案室永久保存；瞧不起你，丟到字紙簍當廢紙處理，這個勞民傷財的事情不要再

幹。這是辦湯池做的經驗。所以我們在想，因為中國現在只有承認儒可以教，佛跟道是宗教，這兩個根還不能落實，才落實一個。如果三個根落實那根深蒂固！儒現在我們取《弟子規》，道是《太上感應篇》，佛是《十善業道經》，這三樣東西都是很短不長，但這是三個根。中國從前讀書人，你要是說真正儒釋道三家很模糊，都分不開，為什麼？學佛的人他也學儒，沒有不讀四書五經的，老莊沒有不讀的。道家他也念佛經，儒家他也念《金剛經》、念《壇經》，他都念。所以說是形式上有儒釋道，實際上它已經融合成一體，根深蒂固，這個文化底蘊太深了。今天要真正化解世界衝突，促進社會安定，世界和平，除此之外沒有第二條路可走。

我們在國際上，這不幸是個中國人，說中國，人家總說是你老王賣瓜，自賣自誇，外國人來講的時候就好多了。所以說難得現在還有不少外國人，真正了解中國文化，他說這才是真正的好東西，真正從自性流露出來的，真能解決問題。就像中東、以色列這些問題，他們不能解決，我常說他要是讓我去做代表，我一次就把它解決，這是實實在在。所以在前年我在馬來西亞，跟馬哈迪在一起，他那時候剛剛退下來兩年，這是個回教的長老，也是馬來西亞國家領導人，他做了二十二年首相，我們在一起他就曾經問我，他說「這個世界還能和平嗎？」很懷疑，一點信心都沒有，提出這問題問我。我說「如果能把四樁事情做好天下太平。」他問我「哪四樁？」第一個是國家跟國家，第二個是派系跟派系，第三個是族群跟族群，第四個是宗教跟宗教，這四個都能做到和睦相處、平等對待，天下太平。他聽了之後皺眉頭，我就告訴他，我說「是很不容易，非常棘手，但是如果從宗教下手就很容易，宗教能夠團結變成一家人，肯定影響政治、影響族群、影響國家。」他對我這個想法非常肯定，他第二天就寫信給我，邀請我參加，前年年底他也搞了一個

世界和平論壇，四天在吉隆坡，我們四天在一起，也就變成很好的朋友。

從宗教下手行，我在新加坡有團結宗教的經驗，不是做不到，事在人為。他大我一歲，我說身體不錯，我拍他的肩膀，你還可以幹十年，過去你替你的國家服務，現在希望你替全世界苦難眾生服務，你帶頭幹。他是國際上很有影響力的宗教領袖，我說我全力支持你。我們今年八月還會見面，這約好了。這是從和平工作這些年來所做的，世界和平我講了很多年，只要每個人在自己工作崗位把自己工作做好，跟別人能夠合作，天下就太平。所以我們本分，出家本分那就是講經教學，一生學釋迦牟尼佛。釋迦牟尼佛沒有建過廟，你看他通常講學生活都是在樹林、水邊，都在野外，樹下一宿，日中一食；他過世的時候，沒有在房子裡面，還是在樹林裡。這就告訴我們他一生沒有道場，人在哪裡那個地方就是道場，沒有形式上的建築。雖然當時他的一些弟子們，在家的國王大臣，有些別墅花園供養他，像我們在經上看到的祇園精舍、竹林精舍這一類的，那都是用現在的話說，有使用權，沒有所有權，所有權是它們主人的，有使用權。這個我們都要學，為什麼？你才徹底放下，心裡沒有罣礙，這很有道理。你的心清淨，你看《金剛經》上說「信心清淨，則生實相」，實相是般若智慧，清淨心生智慧，心浮氣躁生煩惱！煩惱不能解決問題，智慧才能解決問題。所以說不能不放下，他首先做出這麼好的樣子給我們看，不是沒有能力建寺院，有能力不要，給後人做榜樣，讓我們去思惟、去體會，這是正確的，全心全力都用在教學上，都用在看破放下上。這是我在簡簡單單的，把佛法給諸位做個介紹。

問：現在是讓大家分享問題的時間。我相信大家對於淨空長老講的專題很有興趣，尤其是在三個根的問題。其實現在我國了解，

在國內推廣和諧社會當中，也盡量利用中國的傳統文化，而且是三個教，佛教也好，道教也好，儒家思想不是宗教在國內，是哪個作家的思想，儒家思想。所以去年四月份舉辦一個「世界佛教論壇」，今年四月份在西安舉辦一個「國際道德經論壇」，明年也繼續佛教論壇，希望每年舉辦一次。在北京他們也成立很大的一個儒家的研究中心等等，希望大量推動三個根。但是問題是這樣，長老，現在我們國家經過文化大革命的影響之下，很多人，尤其是過去一個共產黨的思想，沒有宗教的思想，對很多年輕人有很負面的影響，他沒有什麼宗教的信仰，有的就是一個負面的概念，無論佛教也好，道教也好，是講迷信、不科學的宗教。現在他們很迷惘，不知怎樣去做。國家那麼大，你剛才提出這個方案，影響的面，善的講得很少，怎麼能將這個概念推廣出去？因為我們是面對十三億的人口，人很多，你看怎麼樣做才好？現在我們也希望，每個人希望做一點，我們也希望做一點，我們每個人希望做一點，在佛教，幫忙推廣出去，但是面對的問題不少。

答：這個我們現在已經做出效果出來了，希望現在有產生影響。附近鄰近有很多省、縣、市主管教育部門的主管，學校裡面的這些校長、老師，到那邊去參觀的人很多，現在平均每天有一百多人。我做這個主要就是給聯合國，告訴聯合國，中國這些東西不是理論，是事實，現在可以能夠適用，所以這個目的已經達到了。回來之後，就是我從倫敦跟劍橋訪問之後，我就感覺到我們儒釋道大師級的這種人才缺乏，在國內、國外都缺乏，這必須我們要幫助來培養。培養的方式，中國古老的方式是「十年寒窗，一舉成名」，那就是道德倫理的基礎先要奠定，就是三個根紮穩，然後你專攻一門，十年就成就了。

所以我就常常想到這個，我要怎樣幫助，想幫助十個，或者十

幾個，真正有志於中國傳統文化的，我來幫助他，提供他修學的一些方便，衣食住行我們來供養，讓他十年不操心，等於閉關，和閉關一樣，你在一個地方好好念十年書，這樣子他就能有成就。譬如十年，你學《論語》，十年專攻《論語》，專攻《論語》，你天天要給我們做學習的報告。譬如十個人在一起，就學十門東西，一個人學一樣，但是每天都要做報告。這個報告，我們現在雖然是閉關，在從前閉關是獨善其身，不能兼善天下，但現在我們用高科技也行。我們閉關的時候，我們的教室，像這麼大的教室就夠了，我們做錄像的教室，就是攝影棚一樣，同步用網路、衛星傳過去，我們每天在那學習，全世界人都看到，都能分享。所以現在不但獨善其身，同時可以兼善天下，十年好好的在這個地方念書，一個人專攻一門，能夠提出報告，也可以能互相交流。所以雖然是一個人專攻一門，他能把其他各個人所學的都能融會在自己研究的學術當中，這是可以做得到的。

我前幾天到雲南去看一下，到雞足山，就想到大迦葉入定的這個道場，我去看看。那個地方政府，我也跟他談這個問題，他們很歡喜，也很願意提供場所。我說不必要太大，我們有十幾個人在這閉關，在這個地方做學問，十年不下山，希望能夠真正成就，在德行、在學術上有成就。十年之後，我們可以辦個研究所，辦個研究所就可以招生，來培養師資。十個老師，一個老師帶十個，就有一百個。一百個，用三年到四年，像博士學位，能夠教出一百個學生，就可以辦一個中國傳統文化大學。我說這些，你辦這個學校，現在辦大學，你請老師，請很多老師，他們都是搞學問的，搞儒學、搞道學，他都搞學問，他不是學儒、學道的，那就搞不成功。我們現在這批人統統都是學儒、學道、學佛的，要這樣搞才行，身體力行，把古聖先賢典籍裡面，我們都能做到，都能應用到生活上，應

用到工作，應用在處事待人接物，那這就有成就了。我們想辦這麼一個大學。

問：要什麼資格？

答：資格就是《弟子規》，這三樣基本東西落實，這是最重要的。這是什麼？倫理道德，就是你對於人與人的關係、人與大自然的關係、人與天地鬼神的關係。實在講，核心就是個「愛」字，我能愛人，愛人超過愛自己，愛大自然，愛天地萬物，這很重要。對，不錯。聖人，沒有別的，就是個愛心，愛心遍法界，善意滿人間，衝突就沒有了。所以化解衝突，首先要化解自己內心對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的對立，別人跟我對立，我不跟人對立，永遠對立就沒有。沒有對立，就很容易做到沒有疑慮、沒有衝突，自然就化解了。

問：長老，我講另外一個問題問問您。您剛才提示很成功的嘗試那個實驗，但是由面來講，個人力量仍然有限，現在例如國家宗教局葉小文局長，他很有心推動佛教、道教，這個局的很多局長、副局長，他們也希望做點事，你有沒有將這個計劃推薦給他們？另外一件就是在推動整個佛教也好，道教也好，我們也要利用道教協會、中國佛教協會的力量來辦，推廣出去，在這方面您跟他們怎麼聯繫？

答：有，都是老朋友。

問：知道，他們有沒有利用他們的力量來推廣出去？

答：有，要用國家的力量。所以我們這次在雞足山，這個緣分也是政府的，他們支持，因為那一批人對於中國傳統文化非常熱愛。

問：但是現在可能有一些個別的寺廟，這樣的寺廟變成一種商業的企業運作，這個對佛教整體的帶來很大負面的影響。你看怎樣

處理這個？這是很負面的影響。

答：對，這個首先我們對於中國傳統文化要有深刻的認知，這很重要。儒釋道，我去年在巴黎辦這個活動的時候，我們國家的代表，就是現任的教育部副部長章新勝先生，副代表也是姓張，弓長張，張雙鼓先生，他是外交部的。張雙鼓跟我也是老朋友，因為他在之前是駐澳大利亞大使館的參贊，我們就很熟，所以這次在巴黎活動的時候，他們兩個人都幫了很多忙。大使章新勝先生兩次請我吃飯，都談到，他曾經問過我，他說儒釋道，道跟佛是宗教，儒算不算宗教？我就告訴他，儒釋道都不是宗教。他很驚訝，他說那是什麼？它是學派，它不是宗教，變成宗教，這不長，大概總是最近一、二百年的事情。在清朝雍正、乾隆的時候，它還不是宗教，它還是學術，寺院庵堂都是教學的場所，所以高僧大德輩出，他們寺院裡頭沒有一天不上課的。所以說，變成宗教不會超過三百年，這一定要認知。

我們今天學佛，我不是學宗教，我是學學術。所以老師指導，指導非常正確，他叫我學釋迦牟尼佛。釋迦牟尼佛一生從事於教學工作，一天都沒中斷，「講經三百餘會，說法四十九年」，從三十歲開始到七十九歲，他七十九歲過世的，所以是一生教學。所以你要肯定，你真正能夠理解，你就曉得，釋迦牟尼佛他的身分，用現在的話說是職業教師，跟孔子一樣，職業教師，一生教學；而且是義務的，不收學費；是多元的，他不分國家，弟子、學生不分國家、不分宗教、不分族群，有教無類，他是這樣的，你要認識清楚。他教學內容是什麼？我們這五十多年，學了五十多年知道，歸納結出五個科目，倫理、道德、因果、哲學、科學。哲學是現在哲學最高峰，科學也是近代科學的最高峰，無論講宏觀世界、講微觀世界，你都講不過他。所以他就這五個大科目，他裡頭沒有現在所講的



宗教，沒有！這你要認識清楚，我們學的是學這些，我們今天傳的也是傳這些。所以我沒有道場。葉小文說，你沒有道場，你有衛星。有衛星，不錯！這衛星是信徒們他們搞的，他們搞，但是內容全是播我的就是了。

問：師父，我聽你講你學佛的時候，就是老師，因為你本身是尊師重道，所以老師特別對你專心的去教。但是我看到我們佛教裡面，有些叫做有肉眼、有天眼、有慧眼、有法眼、有佛眼，是不是你的老師本身具備有慧眼，看通了你現在？

答：這是另外一種說法。但是我們直捷讓人感覺到，我自己所感受到的，尤其這麼多年教學的經驗，看的人也很多，確實是古人講的話沒錯，「尊師重道」，你對你所學的重視，你對老師一定尊敬。如果對老師沒有尊敬心、沒有信心，老師再好，你都學不到東西，所以必須具備的條件就是「敬」。敬這一個字，誠敬，是古人講的入德之門，真誠的恭敬，這非常重要。你看我們現在所接觸到的，很多人給我寫的信件都是很潦草，但是我們那時候寫得多恭敬！所以這在我想到，你看，我今天如果要是看到有一封信，他用毛筆寫的，工楷寫的，那對他的印象馬上就不一樣；再一見面談話，看他態度誠懇，馬上就能判斷到。

所以我們在語錄裡面看到，祖師大德指點人，很多我們看到的是，經過一次談話之後，他就告訴他，你的緣不在我這裡，你在某某人那個地方，你到那裡去。結果他那裡真的成就了。這是什麼原因？我們想到，不是他有什麼天眼、慧眼，不是的，他一定會問到你，你曾經學過什麼？你對於現在這個時代這些高僧大德，你最佩服的是哪一個？你最佩服的、最尊重的，你跟他學就成功。你最尊重、最佩服的沒有我的名字，我就給你介紹到他那裡去，果然到那裡成功。所以印光大師說得好，一分誠敬得一分收穫，十分誠敬得

十分收穫。所以老師同樣教一個班，我在李老師會下的時候，我們那個班二十多個人，到最後真的成就變成我一個，那是什麼原因？對老師雖然誠敬，沒有達到標準，所以老師一不在，他們就斷掉了，就不能再繼續。不像我一生一天到晚鏗而不捨，搞了五十六年，愈搞愈有興趣，到現在每天還能講四個小時。

問：師父，您好，你剛才說了，如果心浮氣躁，就不會得到智慧。我自己也特別有感受，就是在日常的工作裡面，有些時候如果你慢慢做的話，你會特別享受，但是如果事情多了，你就會感覺很煩惱。我想問一下，就是如何在日常的工作裡面，經常可以保持平穩的心情？

答：對，這裡面最重要的就是少欲知足，這是非常重要的，就是欲望要降低，對於一切都能知足，你的心就會慢慢靜下來。在煩躁的時候，受外面境界影響的時候，你能夠念念佛，把眼睛閉下來，坐下來靜一靜，就會沉。所以你看看，我這經驗當中，頭一次見章嘉大師，他就居然讓我坐半個小時，他看著我的時候，他看我，我也看他，看了半個小時，心定下來才跟你講話，很有道理，非常有道理。念佛是很好的幫助。所以最好平常養生，身體健康，養生，最好每天你們在晚上睡覺之前，靜坐十分鐘到十五分鐘，時間不要長，就是什麼念頭都不想，對身體健康有很大的幫助。坐，盤腿坐或放下都可以，隨便怎麼坐都行，只要把所有一切妄念統統捨掉。如果捨了還有妄念，念佛也很好，念佛就是用一個念頭換一切念頭，所有念頭打掉，就集中在一個念頭，這對你整個身體的恢復非常有幫助。時間，十分鐘足夠了，能夠讓你頭腦很清晰，這就是現在講，能量就恢復了。妄想消耗能量，消耗很多。

問：法師，平常他們很多問題要問，今天他們都不敢問。

答：沒有問題沒關係，平常你有問題都可以寫出來，我們是每

一個星期五有兩個小時解答問題。

問：這樣子！好！

答：送到我這邊來，我們都是在網路同時播出。

問：師父，我要請教一個問題，請您開示一下。在禪淨雙修裡面，我想請問師父，就是在平常坐禪裡面，比方我們在用功裡面用得不好，還是妄想很多，如果再用念佛，用怎麼的方法，在禪修方面對我們的妄想不出來，比方對我們禪修裡面有一個幫助，應該用什麼方法去念佛？請師父您開示一下。

答：禪是佛教裡面修行的一個樞紐，是個樞紐，非常重要。用什麼方法去修禪？八萬四千法門都是修禪，如果不是修禪的話，就不是佛教。所以你要曉得，不是說禪宗是修禪，淨土也是修禪，教下也是修禪。所謂八萬四千不同的法門，現在講就是八萬四千種不同的方法，不同的門徑，統統修的是禪。所以禪是什麼意思你要懂。禪，六祖他是從《金剛經》上悟出來的，所以他引用《金剛經》多，《金剛經》上講，用現在話講是外不著相，內不動心，這叫禪，經文上是「不取於相，如如不動」，這是本文。用現在的話來講，你不會受外面境界的干擾，這就是不取於相，不受任何的干擾，眼不被色干擾，耳不被音聲干擾，鼻不為香干擾，舌不為味干擾，你就得定了。所以得定不是盤腿面壁，那個定沒有用處，這是活活潑潑的，行住坐臥都是定，都在定中，內不起心。內不起心就是剛才講的，你能夠把妄想分別執著放下。妄想不容易，那是做不到的；你能夠把分別執著淡幾分，淡化幾分，心境就不一樣了。一年比一年淡，外面的干擾一年比一年輕，這是真正修禪定。你盤腿面壁，滿腦袋胡思亂想，那怎麼行！還是名聞利養，還是都放不下，這個不行，那個不會開悟的，所以這個道理一定要懂。所以你記住，八萬四千法門都是修的外不著相，內不動心。

問：謝謝法師。